

简明文字学

刘成德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简 明 文 字 学

刘成德 著

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简 明 文 字 学

刘成德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市残联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8.125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8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7-311-01952-4/I·84 定价:15.00 元

自序

汉字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关于汉字的通论性著作——中国文字学——问世却很晚,较早的著作当属齐佩瑢所著的《中国文字学概要》(1942年出版)和唐兰所著的《中国文字学》(1949年出版)。这两部著作作为我们勾勒出了中国文字学的大致轮廓,是中国文字学方面的主要参考书。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两本书对中国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论述都不够充分,不大系统;另外,清代以后的文字学发展情况讲得很少,更不用说近五六十年来的文字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状况了。所以现在看来,这两本书的内容有些已经变得陈旧了,有点过时了。而近五十年来出版的一些文字学著作,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但做为教材,总有不少遗憾。我于是萌生了撰写一部适宜教学用的文字学著作的念头。

从1984年开始,我为兰州大学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设文字学选修课,规定课时为36学时,一学期讲完,我断断续续讲过八遍。为了教学的需要,自己编写了一个粗疏的讲稿,每讲一次都要做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几易其稿,终于在今年年初编成并打印出一本定稿了的讲义,发给学生使用,受到欢迎。在兰大中文系和教务处的大力支持下,决定作为正式教材交付出版,以便在较大范围内使用和交流。我曾在1992年出版过一本《简明训诂学》,为了与之相配套,便将这本教材定名为《简明文字学》。

下面谈谈编写这本教材时的一些想法。编写教材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较大的努力。

第一,在论述中国文字学简史时,改变以往文字学著作厚古薄

今的传统作法,用较多笔墨论述清代及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字学发展状况。因为这一段时期中国文字学的发展速度最快,研究水平最高。从篇幅上看,论述文字学简史从文字学萌芽时期的周代讲起,讲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共分十个阶段,前七个是清代以前的,共占31页,而后三个是讲清朝至解放以后的文字学史,共占57页。这样就大大加重了近代现代文字学史的份量,这也与文字学在近二三百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相符合。

第二,论述汉字结构时,既吸收传统六书理论,又不拘泥于六书之说,既着重于楷书字体本身的分析,理清汉字演变的轨迹,又尽可能多地利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研究成果,指出古籍、小篆以来字体的讹误,说明现行汉字的来历,为规范现行汉字提供一些参考。例如在讲述汉字结构时,运用甲骨文材料,使读者知道“印”字,“邑”字所从的“卩”,不是符节义,而是人跪跽之形;“印”的左边是朝下的手掌,即“爪”字,甲骨文中的“印”字表示以手按人,使之下跪之形,所以“印”与“抑”古为一字。而从“卩”的“鄉”和“卿”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字,象二人向食之形。而从“卩”的“既”(既字右边的“无”是反写的“卩”)和“即”也就好讲了:“既”是一个人吃完饭扭头而去之形,所以有已经、事毕等引申义;“即”是一个人面对食物之形,所以有接近、当前等意义。这样一分析,就把看似互不相关的一串字都讲清楚了。通过象这样一组又一组字形分析,使读者了解汉字结构的系统性和词义上的连贯性,从而启发读者认识汉字不能靠死记硬背,而是要从字理入手,分析字形,深层次地认识汉字,发掘汉字所蕴藏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第三,讲述汉字演变时,不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上,而是吸取有些古文字教材的做法(如陈炜湛等编著的《古文字学纲要》),增加了甲骨文选读,金文选读等内容,通过释文、注释,帮助初学者认识一些最常见的甲骨文和金文,使他们对古文字有一些感性认识,这对了解汉字的演变很有必要,大有好处。这还能激发读者对古老

汉字的兴趣,进而加深对中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载体——汉字——的认识,无形中也起到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作用。

我的教学实践证明,这是一本比较适合汉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学生选修文字学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也可以做为中学语文教师的参考书。

能够为中国文字学这个学科的教材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感到十分荣幸。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书中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刘成德

2001年7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1)
第二节 中国文字学简史(上)	(8)
第三节 中国文字学简史(下)	(41)
第四节 中国文字学的作用	(90)
第二章 汉字的起源	(100)
第五节 文字和语言	(100)
第六节 中国文字是怎样发生的	(114)
第三章 汉字的形体结构	(123)
第七节 关于六书的分析	(123)
第八节 四种造字法的具体分析	(130)
第九节 汉字结构的复杂性	(160)
第四章 汉字的演变	(165)
第十节 文字演变的一般情况	(165)
第十一节 甲骨文	(172)
第十二节 金文	(190)
第十三节 战国文字	(209)
第十四节 大篆小篆	(228)
第十五节 隶书	(234)
第十六节 真书 草书 行书	(24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一、文字学是从古代“小学”发展而来的

“小学”本是中国教育制度上的名称，是启蒙教育的地方。《大戴礼记·保傅》说：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配匹之色，即女色）则入于小学；小学者，所学之官也……古者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这小学、小节、小艺与大学、大艺、大节区别何在呢？《汉书·食货志》说得很清楚：

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

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

六甲，王先谦补注引顾炎武曰：“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又引周寿昌曰：六甲犹言数千支也。五方，臣瓚注为“辨五方之名”。书，指六书，是关于文字的知识。计，指数学。以上概括起来就是辨方位，数千支，学认字和习数学。这都是古代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有了这些基础知识，上了大学进一步学习先圣礼乐诗书，也就是六经。《周礼·地官·保氏》曰：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

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祀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这六艺指六种技艺，其中的“六书”和“九数”也是指识字与数学知识。

《礼记·内则》也说：“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

从以上记载看，古代入小学是兼学各种基本知识和技艺的，最主要的是书和数两科。单把文字叫做小学是不全面的，不是小学本来的含义。

《汉书·艺文志》所列小学类书籍都是文字学方面的，这说明小学这个名称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由启蒙教育的地方名称变为图书分类及学术上的专名。《汉书艺文志》在著录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和孝经各家书籍之后，著录小学类书籍十家四十五篇，从史籀十五篇开始，包括苍颉（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凡将（司马相如作），急就（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元尚（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训纂（杨雄作）、杨雄《苍颉训纂》、杜林《苍颉训纂》和杜林《苍颉故》，明确指出“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样，小学里用的教本也叫做小学，由此引申凡研究文字的书都称为小学。其实有不少是相当高深的，不是学童所能理解的，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于是称研究这些学问的人为小学家。

汉书艺文志把小学放在六艺之末。六艺即六经。那么小学就是读经的必备的学问，是研习经学的工具。从汉书艺文志的论述和著录看，汉代人所谓的小学就是颜师古注汉书杜邺传时所指出的“小学谓文字之学也。”

唐兰说把文字学叫做“小学”，这个名称是西汉人定的。我们知道，古代没有“文字”的名称。在先秦典籍里是称“文”，不称“字”的。例如：

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

左传·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

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

又称文字为“名”。例如：

论语·子路：“子曰：必也正名乎？”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曰名，今曰字。”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陆德明《释文》曰：“名谓文字也。”

因为“名”是事物的名称，是以声音代表实物的符号，而事物的名，也就是语言中的词，字是词的代表；词是事物的名，所以字就叫做“名”。所以陈澧说未有文字，以声为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为事物之名，故文字谓之名也。^①

还有一个别名叫“书”。例如：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书谓文字，契谓刻于竹简上。百官用书契治理其政，万民用书契明察其事。）

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段注：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

段玉裁注解说文叙以上几句时有以下几段精采的论述：

仓颉有指事象形二者而已，其后文与文相合而为形声、为会意，谓之字。如易本祇八卦，卦与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也。

六经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书文字，此言字之始也。郑注二礼、论语皆云：古曰名，今曰字。按名者自其有音言之，

① 见《东塾读书记》

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按析言之，独体曰文，合体曰字。统言之，则文字可互称。左传止戈、皿虫皆曰文、是合体为文也。许君某部言文若干，谓篆文；言凡若干字，谓说解语。是则古篆通谓之文，己语则谦言字也。

二、文字学研究的范围

颜师古注汉书杜邺传明确指出“小学谓文字之学”。这个文字之学后来分化为三个分支：音韵、文字、训诂。《隋书·经籍志》著录小学类书籍除了三苍、急就、千字文（梁周兴嗣撰）外，大量地著录音韵方面的书如声类（魏·李登撰）、韵集（晋·吕静撰）、四声谱（梁·沈约撰），还著录少数民族的语言：“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还著录了西域胡书——婆罗门书。此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这“体势”指书法的结体和笔势，也就是字的结构和风格，就是字形。还收录三字石经（魏正始刻）在内的一批刻石拓本。可以说隋书经籍志所收录的小学类书籍包括了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内容。

宋史艺文志小学类又兼收金石、艺术诸书，清四库全书总目才将小学类书籍明确分为诂训、字书、韵书三种。

章太炎为小学正名，主张称之为语言文字之学。他所说的语言文字之学包括以字形为主的文字学，以语音为主的音韵学，和以字义为主的训诂学。清末以来的文字学也总包括形音义三方面。这实际上仍是颜师古所谓的“文字之学”。

音韵从魏晋开始出现韵书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专门的学科。唐兰说：“民国六年时，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由两位学者担任，朱宗莱做了一本讲义，叫文字学形义篇，钱玄同做的是文字学音篇。后来，许多学者常采用这个方法，只讲形义，避免了

不太内行的音韵，渐渐音韵学独立了，不再挂文字学的招牌，于是，只讲文字学形义篇，就变成了瘸子了。

我在民国二十三年写《古文字学导论》，才把文字学的范围重新规定。我的文字学研究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实际上，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

唐兰把三类小学书的经典的名称，做了一个有趣的分类：过去小学书的名称，凡是用“文”或“字”或“文字”并用，大抵总是字书，例如：

一 许慎《说文解字》

二 吕忱《字林》

这是文字形体学里最早的两本书，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说文字林之学”，也可摘取两个字叫做“文字学”。

三 《尔雅》

四 《仓颉篇》

这是文字意义学里面最早的两本书，我们可以依照六朝人的简称，叫做“仓雅学”。

五 李登《声类》

六 吕静《韵集》

这是文字音韵学里最早的两本书，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声韵学”。

唐兰在这样分类后说：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①

王力进一步论述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他说：

① 《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5、6页

古人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因此，他们就把语音的变迁误认为字音的变迁，把语义的变迁误以为字义的变迁。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缺点：假定语音或语义变了之后，同时换了一个字来做代表，单纯从文字上看，就看不出语言发展的过程。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偶然的机，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时代代表着两个毫不相干的意义（例如“目的”的“的”和词尾的“的”），如果认为语义的变迁，那就完全错了。”^①

古人为何会把文字与语言混为一谈呢？因为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一个字代表一个词，一个词用一个字来代表，使人觉得字就是词，实际上它们是不一样的，例如连绵字是用两个字表示一个词，踌躇、又作踟蹰（chí chú）、踟蹰（zhí zhú），这三组字都表示一个词，词义是徘徊不进，犹豫之意，拆开来讲单个的踟或蹰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只是一个音节，而不是词素。而假借字一字表示几个词，只有字的本义才与词义是一致的，假借义与字义没有关系，例如“辟”当法讲，当君位讲，是与辟的字义有关，词义与字义是一致的，而辟当躲避讲，当开闢讲，当譬喻讲，当邪僻讲，这些词义与字义无关，只是借用了“辟”字的字形（还有字音）。这样字义与词义就不是一回事了，后来造了避、闢、譬、僻等字，才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清晰地表示出来，可见一字写数词时，字义与词义是不同的。

王力分析了文字与语言的区别之后说：

“因此，就文字本身来说，我们就只能谈字形的变迁。”他虽然未直接讲什么叫文字学，但他认为文字学是讲字形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是：汉字的产生历史、构成理论、演变规律。

在研究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规律时，一定要讲到古汉字，这又

①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新1版，第39页

牵扯到古文字学。古文字学与中国文字学的关系如何？这是两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科学。古文字学严格地说应该叫古汉字学或汉语古文字学。古文字学研究的范围是什么呢？王力说“金文和甲骨文合称为古文字学。”^①李学勤说：我们以秦统一文字以前的文字做为古文字学研究的下限，“也就是说古文字学研究的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文字，即先秦文字。不过，在最近一些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好多秦代到汉初的文字材料，发现其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先秦文字的一些特点，适合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去整理研究。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可以把古文字学的范围放宽，把汉武帝以前的文字包括在内。”^② 陈炜湛在论述古文字学的研究范围时说：“有的人只承认甲骨文、金文是古文字，有的则把小篆、秦篆乃至汉隶也划入古文字范畴。从文字形体结构这个标准出发，我们认为秦以前的文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为古文字，秦以后的文字（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为今文字，介于二者之间的秦代文字（小篆、秦隶）则为近古文字。古文字是以‘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象形为基础的，其字形与本义关系密切，但结构尚未完全稳定，笔画很难加以精确的计算。今文字已经方整化，标号化，其字形与字义联系松散，笔画可以一点一画地加以确切的计算。近古文字则是古今文字的过渡形态……古文字学研究的是殷商至战国时期的各类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竹帛文、货币文、古刻文等等。作为近古文字的小篆虽然不属于古文字学的范围，但由于它是研究古文字的基础和桥梁，所以古文字学常常旁及小篆。至于隶书以下的各体文字，则纯属文字学的讨论范围了。”^③

中国文字学的内涵比古文字学广泛得多，研究的范围要贯通

① 汉语史稿第12页

② 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③ 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古今。唐兰说：

古文字学好像只是文字学的一支，但它却是文字学里最重要的部分。一般人所讲的文字学，只在讲小篆——隶书以下是不关紧要的——但要拿小篆去探讨文字发生和演变，错误是不能免的。所以要把文字学讲好，就得先对古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①

古文字很难辨认，需要研究，这是大家公认的，而近代文字看起来没有什么困难，好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其实“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隶书、草书、楷书，都有人做过蒐集的工作。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西陲所出木简残牍，敦煌石室所出古写本经籍文书，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②

现在可以给中国文字学下个定义：中国文字学是研究汉字的发生演变及构造，并说明字形和音义之间的关系和法则的科学。

思考与练习

1. 谈谈小学与文字学的关系。
2. “文字”这个词是怎样变来的？
3. 中国文字学研究的范围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第二节 中国文字学简史（上）

我们知道，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字受形体的拘束跟不上语言的发展，一个新词产生了，没有为这个词造出一个新字，于是借用一个同音字来代替；一个词引申出新的意义来，仍用这个

^① 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第27页

^② 中国文字学第8页

旧字来表示引申义。后来有人为这些假借义和引申义另造了专用字，于是文字就变得复杂起来。“而且文字本身也在由繁而简的变化着，更演成了莫大的混乱。每个文字所代表的意义和声音，往往不是原来的音与义，而从它们的新形体中，也看不出制字的本义。于是古今语义及古今字体的对照记载及讲授就发生了。接着每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的研究也发生了。这便是文字学的萌芽。”^①下面分十部分叙述历代文字学发展状况

一、中国文字学萌芽于周代

为什么说中国文字学萌芽于周代？这有三个方面的证据：

第一，史籀篇是最早的字书，这是产生文字学的基础。

汉志列于小学著作之首的史籀十五篇，旧说是周宣王的太史籀所作，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之书也。”史籀十五篇传到汉朝就不完全了，到晋全佚，其内容不得而知。大概与秦代的仓颉、爰历、博学同类，是教学童的启蒙读本，它不是文字学著作，但这种字书却是文字学产生的基础。我们从现存的急就篇知道，这一类童蒙识字课本的内容和编排方式：

急就奇觚与众不同，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之务之必有喜。

它的内容就是罗列许多事物的名称，让儿童学会这些常用的字。编排方式是按事物的类别排列，如首列 132 姓（三字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接着依次叙述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物、虫鱼、服饰、音乐、形体、兵器、车马、宫室、植物、动物、疾病、药品、丧葬等。由于同类的事物名称多具有相同的偏旁，这就启发后来的文字学家创立汉字的部首。许慎就是在这些字书的基础上创立 540 部首的。

① 《中国文字学概要》国立华北编译馆 1942 年版第 18 页

有学者认为尔雅“大概是周朝史官教学童的字书。”“尔雅卷上有释詁、释训两篇，而全书都采用了训诂的方法，自此以后，便流衍为训诂学，所以我国文字之学实滥觞于训诂之学，而训诂之学实滥觞于尔雅一书。”^①

第二，春秋时，说解文字之风很盛。《左传》有三处解说文字的记载：

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二年）

故文，反正为乏。（宣公十五年）

于文，皿虫为蛊。（昭公元年）

楚庄王为了证明他尚德不尚武的主张，便说：“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是借文字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武”字的本义。止是趾，代表脚，一个士兵荷戈而行，很威武的样子。俞樾《儿苦录》说“武”、“舞”古同字，戈表示执干戚而舞。晋伯宗劝晋侯伐狄时，也借着造字的本义来说明狄人必亡的理由：“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正字甲骨文作、、变成古文写作、与“足”字相混。后来变为，再反过来，就变成。所以应该说“反足为乏”。晋侯有疾，医和说是内热惑蛊之疾。赵孟曰：“何为蛊？”对曰：“……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这儿的“皿”指装在器皿中的饮食，虫指毒虫，虫皿二字合义，表示以饮食害人，引申为以鬼物害人。此字的说解触及到蛊字的本义。

以上三例说明，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经能从文字的形体构造方面去解说文字的意义了。

第三，战国时代仓颉作书说已很流行，这是关于文字起源的

^① 罗君惕《汉文字学要籍概述》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